

書名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撰者 清曹霑撰，清高頌續，清王希廉評
 卷 卷八十六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編號 D8653900

卷八十六



紅樓夢卷一

第 十 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

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

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

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

識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

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

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第一回 聚珍堂



紅樓夢卷八十六

第八十六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受私賄老官查案牘

寄閒情淑女解琴書

話說薛姨媽聽了薛蝌的來書因叫進小廝問道你聽見
個大爺說到底是怎麼就把人打死了呢小廝道小的也
沒聽真切那一日大爺告訴二爺說說着回頭看了一看
見無人纔說道大爺說自從家裡鬧的特利害大爺也沒
心腸了所以要到南邊置貨去這日想着約一個人同行
這人在僭們這城南二百多地住大爺找他去了遇見在
先和大爺好的那個蔣玉函帶着些小戲子進城大爺同

他在個鋪子裡吃飯喝酒因爲這當槽兒的儘着拿眼瞞
蔣玉函大爺就有了氣了後來蔣玉函走了第二天大爺
就請我的那個人喝酒酒後想起頭一天的事來叫那當
槽兒的換酒那當槽兒的來遲了大爺就罵起來了那個
人不依大爺就拿起酒盃照他打去誰知那個人也是個
潑皮便把頭伸過來叫大爺打大爺就拿盃砸他的腦袋
一下他就冒了血了躺在地下頭裡還罵後頭就不言語
了薛姨媽道怎麼也沒人勸勸嗎小廝道這個也沒聽見
大爺說小的不敢妄言薛姨媽道你先去歇歇罷小廝答
應出來這裡薛姨媽自來見王夫人托王夫人轉求賈政

賈政問了前後也只好含糊應了只說等薛蝌遞了呈子
看他本縣怎麼批了再作道理這裡薛姨媽又在當舖裡
覓了銀子叫小廝趕着去了三日後果有回信薛姨媽接
着了卽叫小了頭告訴寶釵連忙過來看了只見書上寫
道帶去銀兩做了衙門上下使費哥哥在監也不大吃苦
請太太放心獨是這裏的人狠刁屍親見証都不依連哥
哥請的那個朋友也幫着他們我與李祥兩個俱係生地
生人幸找着一個好先生許他銀子纔討個主意說是須
得拉扯着同哥哥喝酒的吳良弄人保出他來許他銀兩
叫他撕攆他若不依便說張三是他打死明推在異鄉人

身上他吃不住就好辦了我依着他果然吳良出來現在
買囑屍親見証又做了一張呈子前日遞的今日批來請
看呈底便知因又念呈底道具呈人某呈爲兄遭飛禍代
伸冤抑事竊生胞兄薛蟠本籍南京寄寓西京於某年月
日備本往南貿易去未數日家奴送信回家說遭人命生
卽奔憲治知兄誤傷張姓及至囹圄據兄泣告實與張姓
素不相認並無仇隙偶因換酒角口生兄將酒潑地恰值
張三低頭拾物一時失手酒盃誤碰額門身死蒙恩拘訊
見懼受刑承認鬪毆致死仰蒙憲天仁慈知有冤抑尙未
定案生兄在禁具案訴辯有千例禁生念手足冒死代呈

伏乞憲慈恩准提証質訊開恩莫大生等舉家仰戴鴻仁
永永無旣矣激切上呈批的是口場檢驗證據確鑿且並
未用刑爾兄自認鬪殺招供在案今爾遠來並非目覩何
得捏詞妄控埋應治罪姑念爲兄情切且恕不准薛姨媽
聽到那裡說道這不是救不過來了麼這怎麼好呢寶釵
道二哥的書還沒看完後而還有呢因又念道有要緊的
問來使便知薛姨媽便問來人因說道縣裡早知我們的
家當充足須得在京裡謀幹得大情再送一分大禮還可
以覆審從輕定案太太此時必得快辦再遲了就怕大爺
要受苦了薛姨媽聽了叫小廝自去卽刻又到賈府與王

夫人說明原故懇求賈政賈政只肯托人與知縣說情不肯提及銀物薛姨媽恐不中用求鳳姐與賈璉說了花上幾千銀子纔把知縣買通薛蝌那裡也便弄通了然後知縣挂牌坐堂傳齊了一干鄰保証見屍親人等監裡提出薛蟠刑房書吏俱一一點名知縣便叫地保對明初供又都屍親張王氏并屍叔張二問話張王氏哭稟道小的的男人是張大南鄉裡住十八年前死了大兒子二兒子也都死了光留下這個死的兒子叫張三今年二十三歲還沒有娶女人呢爲小人家裏窮沒得養活在李家店裏做當槽兒的那一天晌午李家店裏打發人來叫俺說你兒

子叫人打死了我的青天老爺小的就唬死了跑到那裡看見我兒子頭破血出的躺在地下喘氣兒問他話也說不出來不多一會兒就死了小人就要揪住這個小雜種拚命眾衙役吆喝一聲張王氏便磕頭道求青天老爺伸冤小人就只這一個兒子了知縣便叫下去又叫李家店的人問道那張三是在你店內傭工的麼那李二回道不是傭工是做當槽兒的知縣道那日屍場上你說張三是薛蟠將盃砸死的你親眼見的麼李二說道小的在櫃上聽見說客房裡安酒不多一回便聽見說不好了打傷了小的跑進去只見張三躺在地下也不能言語小的便喊

稟地保一面報他母親去了他們到底怎樣打的實在不知道求太爺問那喝酒的便知道了知縣喝道初審口供你是親見的怎麼如今說沒有見李二道小的那日嚇昏了亂說衙役又吆喝了一聲知縣便叫吳良問道你是同在一處喝酒的麼薛蟠怎麼打的據實供來吳良說小的那日在家這個薛大爺叫我喝酒他嫌酒不好要換張三不肯薛大爺生氣把酒向他臉上潑去不曉得怎麼樣就碰在那腦袋上了這是親眼見的知縣道胡說前日屍場上薛蟠自己認拿盃碰死的你說你親眼見的怎麼今日的供不對掌嘴衙役答應着要打吳良求着說薛蟠實沒

有與張三打架酒盃失手碰在腦袋上的求老爺問薛蟠便是恩典了知縣叫提薛蟠問道你與張三到底有甚麼仇隙畢竟是如何死的實供上來薛蟠道求太老爺開恩小的實沒有打他爲他不肯換酒故拿酒潑他不想一時失手酒盃誤碰在他的腦袋上小的卽忙掩他的血那裡知道再掩不住血淌多了退了一回就死了前日場上怕太老爺要打所以說是拿盃砸他的只求太老爺開恩知縣便喝道好個糊塗東西本縣問你怎麼砸他的你便供說惱他不換酒纔碰的今日又供是失手碰的知縣假作聲勢要打要夾薛蟠一口咬定知縣叫作將前日屍場

填寫傷痕據實報來作稟報說前日驗得張三屍身無傷惟顛門有磁器傷長一寸七分深五分皮開顛門骨脆裂破三分實係磕碰傷知縣查對屍格相符早知書吏改輕也不駁詰胡言便叫畫供張王氏哭喊道青天老爺前日聽見還有多少傷怎麼今日都沒有了知縣道這婦人胡說現有屍格你不知道麼叫屍叔張二便問道你姪兒身死你知道有幾處傷張二忙供道腦袋上一傷知縣道可又來了書吏將屍格給張王氏瞧去并叫地保屍叔指明與他瞧現有屍場親押証見俱供并未打架不爲鬪毆只依悞傷吩咐畫供將薛蟠監禁候詳餘令原保領出退

堂張王氏哭着亂嚷知縣叫衆衙役攆他出去張二也勸張王氏道實在悞傷怎麼賴人現在太老爺斷明不要胡鬧了薛蝌在外打聽明白心內喜歡便差人回家送信等批詳回來便好打點贖罪且住着等信只聽路上三三兩兩傳說有個貴妃薨了皇上輟朝三日這裡離陵寢不遠知縣辦差墊道一時料着不得閑住在這裡無益不如到監告訴哥哥安心等着我回家去過幾日再來薛蟠也怕母親痛苦帶信說我無事必須衙門再使費幾次便可回家了只是不愛可惜銀錢薛蝌留下李詳在此照料一徑回家見了薛姨媽陳說知縣怎樣徇情恁麼審斷終定了

誤傷將來屍親那裡再花些銀子一准贖罪便沒事了薛
姨媽聽說暫且放心說正盼你來家中照應買府裡本該
謝去況且周貴妃薨了他們天天進去家中空落落的我
想着要去替姨太太那邊照應照應作伴兒只是僭們家
又沒人你這來的正好薛蝌道我在外頭原聽見說是賈
妃薨了這麼纔趕回來的我們元妃好好兒的怎麼說死
了薛姨媽道上年原病過一次也就好了這回又沒聽見
完妃有甚麼病只聞那府裡頭幾天老太太不大受用合
上眼便看見元妃娘娘眾人都不放心直至打聽起來又
沒有甚麼事到了大前兒晚上老太太親口說是怎麼元

妃獨自一個人到我這裡眾人只道是病中想的話總不
信老太太又說你們不信元妃還與我說是榮華易盡須
要退步抽身眾人都說誰不想到這是有年紀的人思前
思後的心事所以也不當件事恰好第二天早起裏頭吵
嚷出來說娘娘病重宣各誥命進去請安他們就驚疑的
了不得趕着進去他們還沒有出來我們家裏已聽見周
貴妃薨逝了你想外頭的訛言家裏的疑心恰碰在一處
可奇不奇寶釵道不但是外頭的訛言外錯便在家裡的
一聽見娘娘兩個字也就都忙了過後纔明白這兩天那
府裡這些了頭婆子來說他們早知道不是僭們家的娘

娘我說你們那裏拿得定呢他說道前幾年正月外省薦了一個算命的說是狠準那老太太叫人將元妃八字夾在了頭們八字裏頭送出去叫他推算他獨說這正月初一日生日有那位姑娘只怕時辰錯了不然真是個貴人也不能在這府中老爺和衆人說不管他錯不錯照八字算去那先生便說甲申年正月丙寅這四個字內有傷官敗財惟申字內有正官祿馬這就是家裏養不住的也不見甚麼好這日子是乙卯初春木旺雖是比肩那裏知道愈比愈好就像那個好木料愈經剝削纔成大器獨喜得時主什麼辛金爲貴甚麼巳中正官祿馬獨旺這叫作飛

天祿馬格又說甚麼日祿歸時貴重的狠天月二德坐本命貴受椒房之寵這位姑娘若是時辰准了定是一位主子娘娘這不是算准了麼我們還記得說可惜榮華不久只怕遇着寅年卯月這就是比而又比劫而又劫譬如好木大要做玲瓏剔透本質就不堅了他們把這些話都忘記了只管瞎忙我纔想起來告訴我們大奶奶今年那裡是寅年卯月呢寶釵尙未說完薛蝌急道且不要管人家的事既有這樣個神仙算命的我想哥哥今年什麼惡星照命遭這麼橫禍快開八字與我給他算去看有妨礙麼寶釵道他是外省來的不知如今在京不在了說着便打

點薛姨媽往賈府去到了那裡只有李紈探春等在家接
着便問道大爺的事怎麼樣了薛姨媽道等詳上司纔定
看來也到不了死罪了這纔大家放心探春便道昨晚太
太想着說上回家裏有事全仗姨太太照應如今自己有
事也難提了心裏只是不放心薛姨媽道我在家裏也是
難過只是你大哥遭了這事你二兄弟又辦事去了家裏
你姐姐一個人中什麼用況且我們媳婦兒又是個不大
曉事的所以不能脫身過來目今那裏知縣也正爲預備
周貴妃的差事不得了結案件所以你二兄弟回來了我
纔得過來看看李紈便道請姨太太這裡住幾天更好薛

姨媽點頭道我也要在這邊給你們姐妹們作伴兒就
只你寶妹妹冷靜些惜春道姨媽要恠着爲什麼不把寶
姐姐也請過來薛姨媽笑着說道使不得惜春道怎麼使
不得他先怎麼住着來呢李紈道你不懂的人家家裡如
今有事怎麼來呢惜春信以爲實也不便再問正說着賈
母等回來見了薛姨媽也顧不得問好便問薛嬪的事薛
姨媽細述了一遍寶玉在傍聽見什麼蔣玉函一段當着
人不問心裡打量是他既回了京怎麼不來瞧我又見寶
釵也不過來不知是怎麼個原故心內正自呆呆的想呢
恰好黛玉也來請安寶玉稍覺心裡喜歡便把想寶釵來

的念頭打斷同着姊妹們在老太太那裡吃了晚飯大家散了薛姨媽將就住在老太太的套間屋裡寶玉回到自己房中換了衣服忽然想起蔣玉函給的汗巾便向襲人道你那一年沒有繫的那條紅汗巾子還有沒有襲人道我攔着呢問他做什麼寶玉道我白問問襲人道你沒有聽見薛大爺相與這些混帳人所以鬧到人命關天你還提那些作什麼有這樣白操心倒不如靜靜兒的念念書把這些個沒要緊的事撻開了也好寶玉道我前沒鬧什麼偶然想起有也罷沒也罷我白問一聲你們就有這些話襲人笑道並不是我多話一個人知書達理就該往上

巴結纔是就是心愛的人來了也叫他瞧着喜歡尊敬啊寶玉被襲人一提便說了不得方纔在我老太太那邊看見人多沒有與林妹妹說話他也不曾理我散的時候他先走了此時必在屋裡我去就來說着就走襲人道快些回來罷這都是我提頭兒倒招起你的高與來了寶玉也不答言低着頭一逕走到瀟湘館來只見黛玉靠在桌上看書寶玉走到跟前笑說道妹妹早回來了黛玉也笑道你不理我我還在屋裡做什麼寶玉一面笑說他們人多說話我插不下嘴去所以沒有合你說話一面瞧着黛玉看的那本書上書的字一個也認不得有的像芍字有的

像茫字也有一个大字旁邊九字加上一勾中間又添個五字也有上頭五字六字又添一個木字底下又是一個五字看看又奇怪又納悶便說妹妹近日愈發進了看起天書來了黛玉嗤的一聲笑道好個念書的人連個琴譜都沒有見過寶王道琴譜怎麼不知道爲甚麼上頭的字一個也認不得妹妹你認得麼黛玉道不認得瞧他做什麼寶王道我不信從沒有聽見個會撫琴我們書房裡掛着好幾張前年來了一個清客先生叫做什麼稽好古老爺煩他撫了一曲他取下琴來說都使不得還說老先生若高興改日携琴來請教想是我們老爺也不懂他便不

來了怎麼你有本事藏着黛玉道我何嘗真會呢前日身上畧覺舒服在大書案上翻書看有一套琴譜甚是雅趣上頭講的琴理甚通手法說的也明白真是古人靜心養性的工夫我在揚州也聽得講究過也曾學過只是不弄了就没有了這果真是三日不彈手生荆棘前日看這幾篇沒有曲文只有操名我又到別處找了一本有曲文的來看看纔有意思究竟怎麼彈得好實在也難書上說的師曠鼓琴能來風雷龍鳳孔聖人尙學琴於師襄一操便知其爲文王高山流水得遇知音說到這裡眼皮兒微微一動慢慢的低下頭去寶玉正聽得高興便道好妹妹你

纔說的實在有趣只是我纔見上頭的字都不認得你教我幾個呢黛玉道不用教的一說便可以知道的寶玉道我是個糊塗人得教我那個大字加一勾中間一個五字的黛玉笑道這大字九字是用左手大拇指按琴上的九徽這一勾加五字是右手鈎五絃並不是一個字乃是一聲是極容易的還有吟揉綽注撞走飛推等法是講究手法的寶玉樂得手舞足蹈的說好妹妹你既明琴理我們何不學起來黛玉道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養性情抑其淫蕩去其奢侈若要撫琴必擇靜室高齋或在層樓的上頭在林石的裡面或是山巔上或是水涯上再

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時候風清月朗焚香靜坐心不外想氣血和平纔能與神合靈與道合妙所以古人說知音難遇若無知音甯可獨對着那清風明月蒼松怪石野猿老鶴撫弄一番以寄興趣方爲不負了這琴還有一層又要指法好取音好若必要撫琴先須衣冠整齊或鶴氅或深衣要知古人的像表那纔能稱聖人之器然後盥了手焚上香方纔將身就在榻邊把琴放在案上坐在第五徽的地方兒對着自己的當心兩手方從容抬起這纔心身俱正還要知道輕重疾徐卷舒自若體態尊重方好寶玉道我們學着頑若這麼講究起來那就難了兩個人正說着

只見紫鵬進來看見寶玉笑說道寶二爺今日這樣高興
寶玉笑道聽見妹妹講究的叫人頓開茅塞所以越聽越
愛聽紫鵬道不是這個高與說的是二爺到我們這邊來
的話寶玉道先時妹妹身上不舒服我怕鬧的他煩再者
我又上學因此顯着就踈遠了是的紫鵬不等說完便道
姑娘也是纔好二爺既這麼說坐坐也該讓姑娘歇歇兒
了別叫姑娘只是講究勞神了寶玉笑道可是我只顧愛
聽也就忘了妹妹勞神了黛玉笑道說這些倒也開心也
沒有甚麼勞神的只是怕我只管說你只管不懂呢寶玉
道橫豎慢慢的自然明白了說着便站起來道當真的妹

妹歇歇兒罷明兒我告訴三妹妹和四妹妹去叫他們都
學起來讓我聽黛玉笑道你也太受用了卽如大家學會
了撫起來你不懂可不是對黛玉說到那裡想起心上的
事便縮住口不肯往下說了寶玉便笑着道只要你們能
彈我便愛聽也不管牛不牛的了黛玉紅了臉一笑紫鵬
雪雁也都笑了於是走出門來只見秋紋帶着小丫頭捧
着一小盆蘭花來說太太那邊有人送了四盆蘭花來因
裡頭有事沒有空兒頑他叫給二爺一盆林姑娘一盆黛
玉看時却有幾枝雙朶兒的心中忽然一動也不知是喜
是悲便呆呆的歇看那寶玉此時却一心只在琴上便說

姊妹有了蘭花就可以做猗蘭操了黛玉聽了心裡反不
舒服回到房中看着花想到草木當春花鮮葉茂想我年
紀尙小便像三秋蒲柳若是果能隨願或者漸漸的好來
不然只恐似那花柳殘春怎禁得風催雨送想到那裡不
禁又滴下泪來紫鵝在旁看見這般光景却想不出原故
來方纔寶玉在這裡那麼高興如今好好的看花怎麼又
傷起心來正愁着沒法兒勸解只見寶釵那邊打發人來
來知何事下回分解

評曰

蔣玉函久不提如今離聘娶襲人爲時不遠因借薛

蟠途遇邀同飲酒敘及且卽亦當槽張三注視玉函
爲次日薛蟠生氣砸死張三根由並寶玉聞知查問
紅汗巾襲人嗔說反挑將來聘娶情事靈活關照真
雕龍手筆

先敘批駁初呈後敘覆審翻案財可通神寫盡貪官
情狀

周妃薨逝是元妃引子又補敘算命一層爲次年元
妃薨逝埋根

賈母夢元妃試榮華易盡不是夢境是預兆

寶玉不識琴譜最爲確切曾憶余八九歲時偶於書

架上見琴譜一本翻閱一遍一字不識遂細查字與
正字通海篇六書等並無譜中一字疑爲異書又疑
爲仙符不知作何用處三四日尋思不得旣而照寫
幾字請問嚴君方知是彈琴手法今讀紅樓夢恍如
昔年光景爲之啞然

牛不牛寶玉自說妙極

送闌花引出猗蘭操又因猗蘭操引出下回寶釵歌
詞黛玉和韻血脈一氣貫注

紅樓夢卷八十六終



天
圖
書
館

